

沧州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沧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审订 赵永志
主编 吴庆荣

沧州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沧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省青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1/32 8.75 小张 210,000字 1989年3月 一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3.40元

ISBN 7—202—00361 —9/K·42

目 录

戎马生涯

——记国民党原少将副师长刘树森	赵俊岚	(1)
爱国将领王锡町	王锡英 王汝芳	(14)
高夫人徐州脱险	尹士林口述 王兆龙整理	(22)
处决石友三	尹士林回忆 王兆龙整理	(31)
一次整编反整编的斗争	刘芝禄口述 刘寿昌整理	(38)
国民党高级将领孙福麟生平	孙观义 张振宇	(42)
伪青、沧、新、静四县联防团	刘茂才	(49)
伪保八团长——高鸿基	山 风	(54)
伪青、沧、新、静四县联防团团长——杨相如	刘茂才	(65)
沧州解放前国民党、三青团的组织活动	金义为	(68)
三十年代沧州的抗日救亡运动	金义为整理	(71)
军阀混战时期的沧州	金义为	(79)
英雄儿女——记沧州义和团	金义为	(83)
博施医院五十年	许时清	(90)
中华基督教沧县区会考	许时清	(92)
沧州武术流派(一)	王洪涛	(99)
通背螳螂拳		(99)
滑查拳		(102)
海童连环八卦掌		(105)
太师旗		(107)
功力拳		(109)
小白狼——陈风岐	友亮口述 东山整理	(113)

我国著名的武术家——“郭燕子”	俊卿 贵德	(122)
缅怀张之江先生	郭瑞祥	(131)
功力拳师说功力	申明人	(134)
一代跤王——张鸿玉	张俊岭	(137)
纪昀传略	书生 金树 焕宗	(213)
纪昀年表略	贺治起	(224)
沧州面粉厂简史	笪宗华	(228)
沧州印刷业发展史	张翠英	(234)
漫话沧州冬菜	时玉才	(238)
沧州最早的几条公路	沧州地区交通局编史办	(242)
医学献身 赤诚为民		
——回忆我的父亲董友三大夫	董世荣	(249)
白派艺人李兰舫	申明人 王福明	(259)
威威民族魂 脉脉园丁心		
——记回族老教育家冯一铭先生	孙玉山	(264)
我童年的日本朋友——望目	孙玉山	(268)
一个太监的痛苦经历	赵俊岚	(271)
沧州回族迁徙史	刘绍东	(274)

戎马生涯

——记国民党原少将副师长刘树森

赵俊岚

1988年5月，我访问了原国民党四十军三十九师少将副师长、沧州市一、二、三届政协委员刘树森（回族）。这位上了“毛选”的历史人物，虽已到耄耋之年，仍很健谈，许多往事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向我倾述了他的身世，介绍了他弃工从戎和参加历次战斗的经过，热情赞扬了一些爱国将领坚决抗日的光辉业绩，揭露了国民党军、政要员腐败无能，卖身投靠、勾心斗角、互相残杀的内幕。现把他的回忆整理如下。

（一）

1902年，刘树森出生于沧州市晚市街南栅栏里。其原籍是沧州叶家庙村。因生活所迫，祖父携带全家到沧州城里谋生，给一家煤场卖煤，父亲继大业刘之庭当差管家，以后得了神经病，一生没有正当职业。后来煤场关闭，祖父失业，全家又回到原籍叶家庙，靠祖父做小买卖，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刘树森八、九岁时，在本村上学。两三年以后，又到沧州城里，靠姥姥家接济上学。后来以优异成绩，考取了省立第二中学（即现在的沧州市一中）。封建落后的旧中国，教育事业很不发达，那时中学在全省屈指可数，全省仅有几个：天津铃铛阁省立第一中学、南开私立中学、沧州市立第二中学、河间省立第三中学、保定省立第四中学，育

德中学等。从此可以看出，在当时中学就是比较高的学府，能够考上中学就很不简单了。但因经济拮据，刘树森没有深造的奢望。他姥姥知道他的心思以后，鼓励他说：“考上了就上，你是那个材料，为什么不上呢？我们接济你。”刘树森喜出望外，到学校报了到，刻苦学习了9年。毕业以后，刘树森已到成年，他不愿再寄人篱下，想自己谋生。可是，在那种年代里，甭说中学生，就是大学生也有找不到职业的。他思来想去，求告无门。只好找在京奉铁路开平车站当扳道工的二叔想办法。二叔托人说情、送礼，给他找了个抄“车号”的工作。因京奉铁路开平车站的站长和其他主要成员多是外国人。刘树森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不愿为外国人效劳，干了不长时间，回家过年，路过天津，正赶上曹（锟）、吴（佩孚）军阀所属的陆军第十五混成旅在天津招兵，刘树森报名入了伍。

（二）

“好人不当兵，好铁不碾钉”。这是旧社会人们广为流传的一句口头禅，反映了群众对旧军人的看法。那时当兵确实是个苦差事，被人瞧不起，尤其是回民更受歧视。当时，刘树森不敢暴露自己的回族身份，便随同招募的新兵开到大名县，被编为陆军第15混成旅步兵第2团，团长叫徐永昌，他对新兵挨个的审问，把刘树森分到第3营11连，连长秦逸民是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学生。一见面，他先镇唬一顿：“你们学生就会调皮捣蛋，如果不遵守军纪，我是一打二革（开除）”。他把刘划分到第一排一班当副兵。那时的兵，等级是不一样的，分副兵、正兵、上等兵；再往上又分下士、中士、上士。排长刘兆贵，是曹锟卫队武术连派去的，他专门排斥有文化的人，他当众说：“刘树森不是来当兵的，是来顶我们这些老粗的。”在行动上也处处排斥、欺负他，按规定搞军训的新兵，不出杂勤，可是他硬派刘树森去给

他修理住房。他坐在椅子上，洋洋自得地说：“别看你是洋学生，就得给我们扫‘公馆’，修理不好，我还要处罚你。”这就是军阀时期的官兵关系。但是，为了生存，为了一家人糊口，刘树森忍辱负重，凭自己的努力，从一个士兵，逐步晋升为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副旅长、军部军务处长和少将副师长。

1945年10月，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率其所属新八军和一个纵队共一万余人，在邯郸地区起义，其余两个军，在溃退中被我军围歼，放下武器。当时被迫放下武器的高级将领有：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第四十军副军长刘世荣、军参谋长李旭东、副师长刘树森等多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国民党进攻的真相》注释②）。被俘后，八路军组织他们学习，刘伯承司令员曾找他谈过话，进行思想教育。三、四个月后，在河南新乡，经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代表三方面参加的军事调处小组谈判，达成协议，双方交换俘虏。这些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回到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后，马法五、刘世荣、李旭东又都在国民党军政部门委任新职。刘树森因在我方学习期间，发表了一些对内战不满的言论，蒋介石认为他被“赤化”，而不信任。再加上他不愿继续打内战，没有任用，一直闲呆着。直到1949年夏季卸甲归田，回到家乡。开始以做小买卖为生，1958年参加工作，成为国家正式职工。

在27年的戎马生涯中，因刘树森是回民，处处受歧视，苦事、冒险的事让他干，冲锋陷阵派他去，他带过壮丁，剽过匪，参加并指挥了无数次战斗，有失败，也有胜利。比较突出的打了两次大胜仗。

一次是临沂战斗。这次战斗是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的外围战。1938年春，日寇坂垣第五师团在津浦路山东段集结，并从山东海上调遣一个师团，在战略上对苏北鲁南形成钳形攻势。

当时驻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派参谋长徐彦谋向 40

军39师传达指令，迎击东海岸登陆之敌。刘树森是117旅第233团团长，师部命令该团为前卫，向临沂以东进发，迎击日寇。出发前，按着行军序列，派出前卫营，营派出尖兵连，连派出尖兵和侦探，作向敌行进，较远距离的搜索。行军到中午，尖兵到达泉挹庄，这个村处在东西向的一道山岭脚下，约100多户人家，围绕山脚下的西北方，还有4个山村，大道穿过泉挹庄，走向山坡是二三十度的缓倾斜，属于丘陵地带。尖兵正在出村上坡，侦探跑来报告：“在山岭东边较高的方向，发现敌人正向我方前进”。刘树森当即决定，一面命令尖兵退回村内隐蔽，持轻机枪到村中高处瞭望；一面派骑兵飞速通知后方部队停止前进。并马上把营连长召来，接受战斗命令。当时的形势很严峻，山东边10里外的有利地形，已被日寇控制，前进不行；后退，大军拥挤，也不可能。只有就地作战，先敌展开，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内，打肉搏战、遭遇战。团长刘树森令团副率警卫排，分赴各村动员群众立即转移躲避，命令各营、连做好战前准备：第一营占领泉挹庄及邻近一个村的北边，从屋内挖射击孔，暂不揭透，听到第一声手榴弹爆炸声，一齐捅开射击。削弱敌人炮火的威力，为引诱敌人到村内巷战，枪对枪、刀对刀地搏斗；第2营衔接第1营左翼，进入西边第3个村，两营衔接处由第2营负责封锁；第3营为预备队，在村东南选择隐蔽地形，埋伏在柏树林坟地里，负责阻击敌人的后续部队，通讯连迅速构成通讯网，卫生队在村南边隐蔽处设立绑扎所。布置完毕，各营、连立即进入战斗岗位。这时，日寇从山岭远处向各村开始试探性的炮击，然后又用机枪扫射，看到无人还击，敌人蜂涌而下，扑向各村，离村北三、四十米远时，作为信号的手榴弹轰的一声响了，埋伏在村东、西、南三面的近百挺轻、重机枪，在山坡下构成强大的火力网，喷吐着火舌，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敌人纷纷倒地，狼狈逃窜。许多敌人慌不择路，逃入村内、院内。埋伏在院内、屋内的

部队一齐投掷手榴弹，炸得鬼子晕头转向，伤的伤，亡的亡。敌炮兵怕伤其步兵，不敢向村里开炮，炮火一齐射向柏树林，可三营打完伏击后，已经撤出，没有伤亡。冲入村里的鬼子孤立无援，村内的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硝烟弥漫，战斗十分激烈。不到一个小时，进入村内的敌人全部被消灭。但鬼子的炮兵又向村里打炮，刘树森当即命令预备队——第三营向东北坡借着烟雾出击，突击敌炮阵地，令第二营派出两连步兵向东搜索前进。鬼子看到满山遍野的队伍，吓得失魂落魄，尸体顾不得运走，就剥下一支手带去，向临沂东北方向逃窜。不久，有一个老乡来报告：日军逃到汤头和黄旗屯据点住下。刘树森挑选了四、五十个精明强干的士兵，换上便衣，身带短枪，冒充老百姓，借给日寇挑水洗澡的机会，抢占炮楼，在外面埋伏的队伍往里冲锋，里应外合，把日军基本消灭光。这次战斗，消灭鬼子约七、八百人，伤三百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增强了爱国抗日志士的信心和勇气。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灵宝战役。1944年3月，日本侵略者出动5万余人，全线进犯河南。不久整个河南便全线崩溃。当时刘树森正带领四十军三十九师驻守在豫西灵宝一带，一〇六师和新四十师在焦庄以西集结待命。而装备精良的胡宗南的嫡系部队，闻风丧胆，弃械丢甲，逃之夭夭，日寇长驱直入，占领战略要地。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打来电话，令四十军到高原前线接防。军长马法五立即召集师长们开会说：“胡长官来电话，叫我们去前线接防，他们都跑光啦，还接谁的防？咱们是打？还是跟着他们跑？迂回到敌人后边去，咱们行动自由，愿打就打，不愿打就歇着。若是跟他们跑，就永远在他们后头站岗。”军长讲完，大家分析了战情，权衡了利弊，都同意打。军长分配了攻击方向：三十九师从北往南打，新四十师从南向东北打，一〇六师从西南驻地向东北推进。在三、四十里的原野上，都用密集冲锋队形前进，前面轻机枪开路，敌人炮兵

一时上不来，远处又怕打着他们的步兵，日寇无炮兵支援，战斗力就差。经过四十军的三面夹击，敌人被迫滚下高原。

日寇想攻占灵宝高原地带未能得逞，在战略上转攻为守，除在陕县以南、险山庙建筑据点外，在陕州虞姬岭也没有据点，企图把四十军通往洛阳的路卡死。为了打通这条通道，胡宗南让四十军把虞姬岭据点除掉。军长马法五派刘树森带领四十军的两个团去打虞姬岭据点，并要求胡宗南派三架战斗机协同作战。

虞姬岭的东、南两面有起伏的山岭连亘，西、北两面山势较陡，不好攀登，但易于掩护。拂晓前，四十军进行了火力侦察，摸清了敌人的地堡位置和各火力点后，令侯国安团对岭南、北、西三面包围，令任向忠团阻击险山庙方向的增援部队，派一个连截击从山东面跑出来的敌人。

上午10点战斗开始。当三架战斗机出现在虞姬岭上空时，日寇高射炮急忙还击，飞机向敌人高射炮阵地俯冲扫射，扔下炸弹，准确击中目标，接着飞机又把地堡和树林伪装的车马消灭，部队冲向山顶，消灭了敌人，占领了阵地。

灵宝战役胜利结束后，胡宗南派员来慰问部队，并授予刘树森“三等宝鼎勋章”。

(三)

在访问中，当谈起国民党军政内部情况时，刘树森颇为感慨，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许多耳闻目睹的往事。在他任职期间，结识的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中，有的是爱国志士，坚持抗日，不屈不挠，英勇杀敌，使他敬佩；有的卖身投靠，充当汉奸，为敌效劳；有的洁身自好，为国为民，一身清正；有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搜刮民财，无恶不作，成了历史的罪人。

刘树森最敬佩的有两位历史人物。

其一，就是国民第三军军长孙岳，又名禹行，因他羡慕禹王治水的精神，而起此名，用以自勉。他个头儿不高，长方脸，浓眉大眼，炯炯有神，说话刚健有力，朴实无华。他是孙中山的老同盟会会员，据说跟孙中山护法时，当过第二师师长，以后回北方宣传革命，袁世凯通缉他多年，为隐蔽自己，去五台山当了和尚，以和尚的身份作掩护，云游四方，宣传革命。袁世凯死后，他投靠第三镇的“镇台”曹锟，当参谋官。后来孙岳当了旅长，兼冀南镇守使，在大名府建立军事学校，训练青年学生和识字的士兵，他声称造就有文化的青年成为革命党。究竟什么是革命党，这个党的纲领是什么，他从来不肯讲。孙岳治军纪律严明，为政清廉。在镇署门前挂着多幅用白布书写的标语，上写：“这个衙门是论是非，不讲人情面子的”，“这个衙门有理无钱能进来”，“这里打官司老实百姓吃不了亏，能说会道的占不了便宜”，“这个衙门净讲实事，不听花言巧语”。

从此可以看出，孙岳为官是多么清正，为百姓撑腰作主是多么有胆。他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对土匪、地痞恶霸、贩卖鸦片毒品的，只要证据确凿，逮着就杀。当地有一个银行行长，叫吴济川，他利用金钱拉拢土豪劣绅，为非作歹，坑害百姓，奸污良家妇女，作恶多端，民愤很大。一天在大街上，有人拦路向孙岳告状。孙回到镇署立即派人调查核实，捉拿归案。许多达官贵人为他求情，他都不予理睬，排除各种阻力，立即枪决，全城人心大快。

孙岳对坏人坏事嫉恶如仇，严惩不怠；对黎民百姓则视为亲朋，为他们着想。他看到群众生活困难，就帮助他们找生活出路。大名府有一个城隍庙，他派人将“神仙”请出去，改为织布厂。一些迷信的人纷纷闹什么神仙附体，巫婆神汉也借题发挥说：“庙是孙岳毁的，你们去找他算账”。孙岳硬是顶住了压

力。

孙岳很重视人才。1924年秋，直奉大战再起，孙岳把军校毕业成绩优秀的学员，都任命为少尉排长，并把下级文盲军官，逐渐换成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他的做法，深得人们的赞同。一些有识之士都愿意和他共事，在他的麾下任职。他的参谋长何逐，是福建省闽候人，学识渊博，书画兼优，会讲英、法、德、俄、日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中国政府派出参战人员中最年轻的少将军官。当日本交还胶济路的时候，北洋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庭为督办，何逐为帮办，跟日本接收的具体事宜全由何逐办理。接收任务完成后，很多地方要他，给他高官厚禄，不为所动，仍回到孙岳那里任职。他说：“愿意跟孙岳一起作事，不愿意跟那些军阀官僚为伍”。可见孙岳招贤纳士的精神多么感人。

孙岳在治军上纪律非常严明。冯玉祥推翻曹锟、吴佩孚军阀统治后，组织国民军，孙岳任第三军军长。当他看到有的军人坐着“洋车”，叼着烟卷，吊儿浪当的样子，就非常气愤，大加训斥：“你把军人的形象糟蹋苦啦，只顾臭美，活象他妈的娘子。”在行军中，他看到别的队伍纪律很坏时，就告诫自己的部下，遵守纪律，维护和加强国民军的团结。所以，他领导的部下战斗力很强，屡打胜仗。可惜，这位著名的爱国将领，因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刘树森印象最深的第二个人物是鹿钟麟，又名瑞伯。是他把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赶出宫去。

鹿钟麟出生于河北正定县。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战友和部下，他曾当过炮兵团长和参谋长。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路军总司令。

据刘树森回忆：在豫东战场上，他任二十军五十八师一团少校参谋时，开始认识鹿钟麟。豫东战役结束后，东路军大部集中到豫北新乡一带整训。当时，他当营长，接触鹿的机会多了，他

讲话幽默，生动，简单明了，练兵的办法也多。有一次，四、五个师的部队在旷野上集合开会。特别强调各部炊事员都必须到会。鹿钟麟站在一个大土壕上高声喊道：“所有的伙伕弟兄们都请到这下边来。”一群伙伕涌向土壕的四周，面向众多士兵，鹿发口令：“伙伕弟兄们，两臂向前平伸，把手都露出来，让吃你们做的饭菜的人们都看看，这么黑的手，指甲缝里这么多的泥，这么破的棉袄袖，你们一边揣面，一边顺着破袖口往里边掉虱子，这么好的佐料，大家吃着该有多香啊？！”几句话，伙伕们个个面带窘色，队伍中发出了笑声。他这种教育法，按现在来说，就叫现场会。占时间短，讲话不多，收效很大。从此，几万人部队的卫生面貌很快变了样。

在战场上，鹿钟麟是个出色的指挥官，他足智多谋，克敌制胜。有一次，在豫东杞县东南的榆厢铺村，与直鲁联军张敬尧的部队遭遇，双方抢占榆厢铺作掩护。后续部队向村庄南北两翼展开进攻，鹿在村西头一所民房里指挥，当时弹药不足，都纷纷向司令部告急。鹿钟麟镇静自若地说：“咱们的汽车少，忙不过来，你们没看见来回跑运弹药吗？”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弹药，汽车来回跑，车上装的全是空箱子。这是他用的疑兵之计，用以迷惑敌人，同时也稳定了自己的军心。果然不出所料，张敬尧看到运送武器的汽车来回奔驰，弹药充足，鹿部又发起了猛烈攻击，恐怕吃亏，率领部队逃跑了。

北伐战争告一段落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对各集团军的将领作了人事安排，鹿钟麟当上了蒋家王朝的军政部长。

有一次，冯玉祥应邀到南京开会，发现蒋介石的新军阀全是旧军阀的“以暴易暴”，暗下讨伐蒋介石的决心。他回到中原以后，立即作了战略部署，开始调动部队讨蒋。但是，冯玉祥未料到他的主力、头号干将韩复榘已被蒋介石收买，从洛阳率队叛

逃。冯只好改变策略，只身入晋，说服阎锡山共同讨蒋。辛亥革命后，阎锡山割据山西，梦想扩大地盘。冯不了解他的底细，自投罗网，被阎扣在太原晋祠，作为政治资本，跟蒋介石讨价还价。而蒋介石比阎锡山更坏，他一面委婉拖延，一面协迫宋哲元接管西北军。当时陕甘宁地区连续三年大旱，饿殍遍地，民不聊生。西北军群龙无首，不得不接受蒋介石强加给的降服缩编条件。于是，宋派当时的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去南京作城下之盟的使者。藉以求教于在南京任军政部长的鹿钟麟。鹿当时的处境很不好，已受到蒋介石的监视。刘郁芬与蒋介石谈妥，蒋答应发二十列车的军装给养，但必须待西北军裁编后才能发车。鹿钟麟暗使妙计，将二十列车的物资装车后，停在浦口至徐州各站待发。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邀请监视他的南京市市长刘纪文和蒋介石的亲信贺耀祖到上海一家大饭店赴宴。行前，他向一副官秘密交待了发车和刘郁芬联系等有关事宜。宴席上，三人各怀心思，互相劝酒，都想灌醉对方。喝到半酣，鹿装醉上厕所，换了衣服，混出饭店，乘车急驰，中途三次换车，到了江湾，早有人买好日轮船票，坐船去日本要求援助。谈判不成，鹿又坐船回到天津，船一靠岸，就见码头上戒备森严，气氛紧张，特务警察严加盘查。鹿下船时，化装成穿长袍马褂的阔商人，随带四个大红皮箱，内装石头块。雇了一辆出租车，去南市一个妓女院。落脚后，先摆席喝酒吃饭。饭后，妓女们陪着打麻将。在外边盯梢的特务悄悄地嘀咕：“看模样儿挺象，可是他们不嫖，不摆阔呀！”这时，鹿又施一计，跟妓女说：“我到车站接个朋友，皮箱先在你们这儿放着。他摆脱了特务的监视，坐上火车，穿上老羊皮袄，戴上大皮帽子，活象个老农民。乘车到了大同，后又赶到西北军驻地潼关，西北军官兵士气大振。鹿又计划陈兵黄河西、南两岸，派人游说阎锡山，陈述讨蒋的利害关系。并声称，如果阎犹豫不决，西北军将攻打山西。在强大的压力下，阎锡山被迫放回冯玉祥，

答应出兵，会师中原。鹿钟麟可谓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杰出的军事家，他设巧计，老虎咀里夺食，向蒋介石要来给养，挽救了西北军的危亡，解除了数十万军队的苦难，帮助冯玉祥实现了讨伐蒋介石的夙愿。虽然大战失败，但鹿钟麟在这次大战中所作的努力和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上述都是报效祖国，坚决抗日的志士仁人。但在国民党的军界、政界内，欺上瞒下，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甚至互相排斥，自相残杀的更大有人在。例如灵宝战斗胜利后，刘树森到驻地向军长马法五汇报战斗经过，马先问伤亡多少人，当汇报说伤亡200多人时，马把脸一沉，摇摇头说：“摇好的一个战绩，可惜伤亡太少啦！”这不难看出，他关心的是自己升官发财，那管士兵的死活啊！真是一将成功万骨枯。再有就是三十九师师长李云通，他和刘树森是多年的老搭档。李不学无术，为人奸诈，他嫉妒刘树森能干，怕保不住自己的乌纱帽，就暗生杀机，想干掉刘树森，在刘率队回师的路上埋地雷，幸亏事先有人报告，才幸免于死。他的阴谋败露后，被撤掉师长职务。跑到河南开封，当了汉奸。

在灵宝战斗中，胡宗南部丢盔卸甲，漫山遍野的溃逃。有一个河北省深县籍的孔师长，为显示自己部队的纪律严明，整队后退，可巧被自己的侦察机发现，飞机迎着孔的部队扔下通信筒，说日寇已被四十军赶下高原，部队可以回原地驻防。孔师仍整队退却，飞机扔下两个炸弹，以示警告，孔师长不予理睬，他万没想到，这个事竟惹来杀身大祸。隔了一两天，胡宗南在华岳庙突然召开师长以上军官会议。会议室内空气很紧张，大家琢磨，这个会一定不同寻常。这时，从会议室西屋里出来一个人，严厉地说：“孔师长，你不听指挥，整队退却，违犯军纪，委座有令，要按军法办事，就地正法，这里有笔有纸，你写遗嘱吧！”孔师长脸涨得通红，极力申诉理由，但他们根本不听分辩，从里屋出来

几个荷枪实弹的人，把孔师长拉到院外枪毙了。在军阀统治时期，杀个人真比宰个小鸡还容易。

一些大军阀、大官僚，对老百姓和自己部下残酷无情，动不动就大开杀戒，对日寇则怕得要命，不敢触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把受降的战车、坦克、武器、弹药扔到黄河里去，从此路过的国民党军队熟视无睹，不加制止。更有甚者，他们坐收渔翁之利，把战利品窃为私有，发了横财。东陵大盗孙殿英就窃了许多财物。不久前他还是效忠日寇的皇协军，日本投降后，又摇身一变，成了蒋家王朝的风云人物。

在国民党的军政内部，互相勾心斗角，自相残杀的事也屡见不鲜。河北省广平县有个孙县长，与警察局长有矛盾。这个局长是上边派来的，根子硬，和一个骑兵旅长是连襟。态度骄横，接收贿赂，随便处罚好人。根本不把他的上司——县长放在眼里。一次，有人控告他，县长追查，他横不讲理，不但不认错，反把县长打了两个耳光，县长不干，他把手枪向桌上一拍，县长被镇住，他拂袖而去。从此，俩人的矛盾越来越深。有一次，这个县长到省里开会，警察局长收买了他的护卫、车夫，在肥乡城内，把县长杀害。这条新闻《大公报》、《益世报》都予以披露。

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军政人员贪污腐化，收受贿赂是个普遍的现象，就连高级军事学府——陆军大学也不例外。1940年前后，

“陆大”特五期招考学员，四十军选派副旅长刘树森和卫队营长王克斌二人去重庆应考。通过日寇封锁线，好不容易到了重庆。刘和王住在沙坪坝乡村公寓，和早已来此应考的学员攀谈起来，方知道要能参加考试，光复习功课不行，最要紧的是不惜重金，给“陆大”教授送礼，联络感情，到时候，教授可以给你透点题，即使考不好，也能调换答错的试卷。这样的考试是图虚名，走形式，选不出人才来。对于这种丑行，谁敢揭露？谁揭露，谁就倒霉。有一年，河南临颍遭受大旱，人民缺吃少喝，卖儿卖女，背

并离乡，而重庆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员们，都作威作福，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针对这种社会现象，《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抨击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说了些公道话。这下可捅了蚂蜂窝，国民党政府恼羞成怒，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处罚。由此可见，国民党的统治是多么的黑暗，“太岁头上谁敢动土”，谁提不同意见，谁就遭殃，甚至有杀头的危险。

访问结束时，刘老一再表示，因年代久远，加上年事已高，有些事记得可能不够准确，希望知情者给以指正。